

袁中郎隨筆

隨筆……………一

瓶史……………一八

觴政……………二三

暑談……………二六

狂言……………三七

袁中郎隨筆

識張幼于箴銘後

余觀古今士君子。如相如竊卓。方朔俳優。中郎辭龍。阮籍母喪。酒肉不絕口。若此類者。皆世之所謂放達人也。又如御前數馬。省中閤樹。不冠入廁。自以爲聖。若此類者。皆世之所謂曠密人也。兩種若冰炭不相入。吾輩宜何居。袁子曰。『兩者不相肖也。亦不相笑也。各任其性耳。性之所安。殆不可強。率性而行。是謂真人。今若強放達者而爲曠密。強曠密者而爲放達。續鳧項。斷麟頸。不亦大可嘆哉。夫幼于氏。淳樸周密。陶陶規矩。亦其天性然耳。若以此矜持守墨。事櫛物比目爲極則。而嘆古今高視闊步不矜細行之流。以爲不必有。則是拘儒小夫。效學步之陋習耳。而而以之笑幼于。豈真知幼于者歟。』

識張幼于惠泉詩後

余友麻城丘長孺東遊吳會。載惠山泉三十罐之團風。長孺先歸。命僕輩擔同。僕輩惡其重也。隨傾於江。至倒灌河。始取山泉水盈之。長孺不知。矜重甚。次日。卽邀城中諸好事嘗水。諸好事如期皆來。團坐齋中。甚有喜色。出尊取磁甌。盛少許。遞相讓。然後飲之。輒玩經時。始細嚼嚥下。喉中汨汨有聲。乃相視而嘆曰。『美哉水也。非長孺高興。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。』皆嘆羨不置而去。半月後。諸僕相爭。互發其私事。長孺大恚。逐其僕。諸好事之飲水者。聞之。覘嘆而已。又余弟小修向亦東遊。載惠山中冷泉各二尊歸。以紅箋書泉名記之。經月餘。抵家。箋字俱磨滅。余詰弟曰。『孰爲惠山。孰爲中冷。』弟不能辨。嘗之亦復不能辨。相顧大笑。然惠山實勝中冷。何況倒灌河水。自余吏吳來。嘗水既多。已能辨之矣。偶讀幼于此冊。因憶往事。不覺絕倒。此事政與東坡河陽笑豬肉事相類。書之并博幼于一笑。

識周生清秘圖後

不才之木，得子而才。故知匠石不能盡木之用。嗟夫，豈獨木哉？世有拙士，支離龍鍾，不堪世務，願若蓬蒿，不巾巾冠，面若灰盆，口若破盂，不工媚笑，腰挺而直，足勁而短，不善曲折。此亦天下之至不才也。而一入山林，經至人之繩削，則爲龍爲象，爲雲爲鶴，林壑遇而成澤，松桂蔭而生色，奇姿異質，不可名狀，是亦生物之類也矣。嗟夫，安得至人而與之，竟不才之用哉。

闕袁履善詩

履善年八十餘，骨健如鐵，每賦一題，如時鮮潤片之類，多至百首，其詩意艱詞刻，近日雲間作詩者多效之。蘇人目之爲松紅紙，履善爲人，軒輿談話，略無老態，余極喜之，尤以筆自負，所著有拳經，然酒間會與小修對賭，亦復不能勝，不知何故。張幼于爲余言：「王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，諸名士競賦古體，元美曰：『不然，可擬袁履善體。』移時方成，唯元美賦得羅縠一篇，酷似，猶記其中一語云：『民脂罄土災。』余每以語人，人無不絕倒者，假令履善聞之，亦當爲之解頤矣。」

闕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

元美先生死，曹以新不勝西州路之憾，遂移居郡城，蕭然窮巷，門無雜賓，名士也。王百穀雅與余善，宅枕錦帆，徑去縣署不同百武，百穀絕不以私干謁，余甚重之。而好事者，倡爲不根之言，流播遠近，衣冠田野，一日而盡上者，駭中者，疑下者，喜，竟不知爲何人所造。吳中流言，大率如此。余既抱病乞歸，衡齋荒寂，賴二君時時過，譚積塊頽消，除夕，百穀與子公等守歲齋中，各有詩。百穀詩云：『衡齋寂寂五辛盤，老樹空庭雪片寒。歲月幾如將去客，風烟淡比乍辭官。投林羽自知樊楚，縱壘鱗今賴網罟。紅燭也隨人惜別，風前流淚不曾乾。』以新時以他事未至，後續詩曰：『江左平疇白浪遙，貧春空寓伯通橋。蓬門歲計羞蓼糝，花縣春情惜柳條。梳髮鏡中霜易竄，寄愁天上雪難消。流光不爲浮生住，挑盡寒燈夜俗迢。』近日錢象先亦富才情，詩律精工，吳中騷客如林，後進之士，意必有高才博學，埋名草澤者，然余未之見矣。

記藥師殿

淨慈僧房。唯蓮公房最幽僻。路迂而奧。由寺門至房中可里許。夾路多古木雜卉。正面與藕花莊相直。背法華臺。余弟小修。曾與蔣蘭居。譚禪寓此。余今歲同陶石簀方子公看花西湖。凡三往反。皆居焉。來未始不樂。居未始不安。及去。又未始不徘徊增戀也。何也。他僧房多香客及婦人婦女。往來喧雜。若公庭。蓮公閉門謝事。一可喜也。僧之好淨者多。強人喫齋。余不能齋。而蓮公復不強我。凡錫瓶瓶盤之類。爲僕子所擅。亦無嗔怪。二可喜也。禮蓮他友。廣公長。釋僧孺。三可喜也。解法無法師氣。能詩無詩人氣。四可喜也。余弟最羸豪。蓮公不厭。余性狂僻。多在詩。貢高使氣。目無諸佛。蓮公不以爲妄。五可喜也。六好與好。未必相值。蓮公之可。非袁生之事。幾乎不彰。喜則居。居則樂。樂則安。安則徘徊增戀。復何疑哉。所可愧者。余作官不能要一錢。作客不能覓一錢。名雖擅越。實無半文可布。擬欲向交游中在官者。爲之分疏一二。而罷官之人。顏面甚薄。卒不能爲力。藥師琉璃光如來。將謂中郎爲何等。人哉。雖然。余他生儻得成多寶佛。將散恆河沙金作布施。用酬今願。他佛不願成也。蓮公記之。比塘舊名淨居菴。今屬寺。堂一。置藥師像。丁酉五月始落成。堂之後爲樓。諸僧念佛場也。廂房二。僧量處其中。樓之下向南右小淨室。余借居最久。偶因蓮公案記。信筆叨叨如此。詭語似戲。字字逼真。後之君子。觀斯記者。曠與笑與。

小陶論書

小陶與一友人論書。陶曰。『公書卻帶俗氣。當從二王入門。』友人曰。『是也。然二王安得俗。』陶曰。『不然。凡學詩者。從盛唐人。其流必爲白雪樓。學書者。從二王入。其流必爲停雲館。蓋二王妙處。無畦徑可入。學者摹之不得。必至圓熟爛軟。公看蘇黃諸君。何會一筆效古人。然精神躍出。與二王並可不朽。昔人有向魯直道子瞻書。但無古法者。魯直曰。『古人復何法哉。』此言得詩文三昧。不獨字學。』余聞之失笑曰。『如公言。奚獨詩文。禪宗儒旨。一以貫之矣。』

紀夢

夜坐淨寺。與方子談及異夢。方子曰。『余往得一夢。甚異。至一區署。朱門竟戟。有若王宮。初從東階入。殿前列

兩高臺。二猛士立其上。朱髮綠睛。形貌可駭。殿上立長人三。高數丈。環珞被體。問旁人云。此諸天也。行至殿前。一長人問。「欲觀汝前身否。」旁有青衣人。即時領出殿外。至東廊內。見一道人坐蒲團上。持木魚。面瘡而黃。嶮然若不自得者。看畢。還引至殿。長人復問曰。「欲觀汝後身否。」言未既。臺上猛士跪立殿下。以手中所執鐵杵。向上一擲。火光迸散。前時所見長人。殿閣皆隱。猛士引至一小室中。以手牽一人出。首着長城。焦髮垢衣。乃已身也。因自念平生作何罪惡。受此苦痛。一位而醒。」方子又言。「往先母在時。夢一鬼卒執符。若今州縣隸追呼者。有母姓字在焉。時一甥在旁。兩人泣告鬼卒曰。「願共減數年壽。以益母。」卒指甥曰。「外人那得減。」余頷躍曰。「即如言減某十年壽可也。」鬼卒頷之而去。閱十年。母果卒。」余因謂方子。「爾骨相不類壽者。既減十年。後歲那得幾。爾長城之期近矣。」方子愀然久之。

紀怪

夜坐雙清莊。與石簀各譚新鬼。石簀言。「余嫂以去歲卒。卒之日。一婢忽顛。自言爲某村某家婦。以益死。隨棄鬼乞食至此。臨去。爲衆所擁。不得前。因失道。此時飢餓甚。可以一飯飼我。其求食之狀。甚遽迫。極可哀憐。頃之飯至。婢僦仆地上。如睡方醒。問之。一無所知。」又言。「其鄉有一士夫家。婦病中。忽言某姑某娘子來。某叔某姪來。皆死十年或一二年者。與之酬答。一如生人禮。數日。忽言閻羅來杖我矣。即以身跌地受杖。痛楚之聲。徹於中外。遍身皆有杖痕。或跪地以手受杖。十指俱青。血淋漓滴下。或旋轉牀上。吼疾如風。問之。則曰。「閻羅磨我。其毒苦之狀。百倍人間。」數日後稍甦。自言某本上仙。謫向此土。因忘卻舊因。處世妒嫉。故令我活受此報。今報已盡。當復歸天上矣。言已。斃卒。」又言。「近一族孫婿。婿未半載。夜夜見一美婦人來。與同寢處。遂與妻同室。未幾。舉止頗甚。每向人言。世間無可戀。除卻死。更無樂事。時以襪繫自縊。或投水中。家人環而守之。一夕守者倦。竟死於廁。與李亦事絕相類。」三事皆可紀。故識之於書。以廣異聞。

紀異

余至齊雲。聞道士有言鬼朝奉者。問其故。道士云。「某鄉某孕婦死。埋某處。每夕抱一兒向市上乞食。有識之

者曰：「此某人婦，死半歲矣。」以故語夫，夫隨開箱驗之，見一兒臥婦旁，氣息微溫，因取養之。今年四十餘，家累萬金。」余問徵人，徵人皆曰：「此近事，其人可召而致。」此與汴京勾異所載絕相類，乃知古今怪事，亦有同者。天下事安可盡與儒者道哉。

與方子論淨土

方子曰：『余聞雲棲諸僧云，念佛可生淨土，是不。』余曰：『然，書傳所載，不暇遠引，姑言余所目及者。家伯修有次子名登，年甫十三，病癰，自知不救，將終，位問余曰：「姪今日死矣，有何法可以救我。」余曰：「汝但念佛，即得往生佛國，此五濁世無可戀者，汝當一意想佛可也。」余因令姪合掌念佛，諸眷屬圍繞，高聲讚揚，頃之，姪忽微笑云：「見一蓮花，如土色而微紅。」言既，復念。頃之，忽言蓮花鮮明甚，世間花色無可比者，比前較大，頃之，忽言佛至，相好光明，充滿一室，頃之，忽言室中有不潔人，花佛皆沒，伯修因起索屏前適一婢至，正當旋覆之夕，伯修叱出，令諸人依前圍繞念佛，姪時又氣短，伯修曰：「汝但念余之一字可也。」姪問余：「可否。」余曰：「可。」念未數聲，合掌而卒，已余二始子祝氏聞余輩譚佛事，亦持念佛號，前者小修書來云：「始子未死前三日，即告諸郎云：佛言三日後當來接我。」至期沐浴坐堂上，諸眷屬皆立而待，良久曰：「佛至矣。」逾頃，二事皆余耳目睹記最真者。」方子笑曰：「有是哉，余之長城，即此可立破矣。」』

畜促織

京師人至七八月，家家皆養促織，余每至郊野，見健夫小兒，羣聚草間，側耳往來，面貌兀兀，若有所失者，至於溷廁污垣之中，一聞其聲，躍身疾趨，如鷓鴣見鼠，瓦盆泥罐，繡市井皆是，不論老幼男女，皆引門以爲樂。又有一種，似蚱蜢而身肥大，京師人謂之蛩蛩，亦捕養之，南人謂之紡線娘，食絲瓜花及瓜蘗，音聲與促織相似，而清越過之。余嘗畜二蛩，掛之簷間，露下，淅聲徹夜，酸楚異常，俗耳爲之一清。少時讀書杜莊，峭髮松林，景象如在目前，自以蛙吹轉喉，不能及也。又一種亦微類促織，而韻致悠颺，如金玉中出，溫和亮徹，聽之令人氣平，京師人謂之金鐘兒，見暗則鳴，遇明則止，兩種皆不能鬥，故未若促織之感，嘗觀買秋蛩促織經，其聽謂蟲生於

草土者。其身軟。生於磚石者其體剛。生於淺草瘠土磚石罅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。其色白不如黑。黑不如赤。赤不如黃。黃不如青。白麻頭青項金髮金銀絲額上。也。黃麻頭。次也。金紫黑色。又其次也。其形以頭項肥臍屬長身背闊者爲上。頭尖項瘦脚瘦腿薄者爲下。蟲病自四。一仰頭。二捲鬚。三鍊牙。四陽腿。若犯其一。皆不可用。其名色有白牙。青拖肚黃。紅頭。紫狗。繩黃。錦鏡衣。肉蠟頭。金東帶。齊齊翅。梅花翅。琵琶翅。青金翅。紫金翅。烏頭金翅。油紙蠟。三段錦。紅鈴月。額頭香。色脂鈴之類甚多。不可盡載。養法用鰕魚菱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擔蟲黃熟粟子黃米飯。醫治之法。嚼牙喂帶血蚊蟲。內熱用荳芽尖葉。落脂葉結用蝦蟆。頭昏川芎茶浴。咬傷用童便蚯蚓搗調和。點其瘡口。凡促織之態。覓情性。纖悉必具。嗟乎。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。由此推之。雖蟻虱蠅蠚。吾知其情狀。與人不殊矣。

鬥蟻

嘗過西山。見兒童取松間大蟻。剪去頭上雙鬚。彼此鬥咬。至死不休。問之。則曰。『蟻以鬚爲眼。凡行動之時。先以鬚左右審視。然後疾趨。一決其鬚。即不能行。既直不見。因以死鬥。』試之良然。余謂蟻以鬚視。古未前聞。且蟻未嘗無目。必待鬚而行。亦異事也。讀之。以俟博物者。

鬥蛛

鬥蛛之法。古未聞有。余友輩散木創爲此戲。散木少與余同館。每春和時。覓小蛛。腳稍長者。人各數枚。簞之窗間。較勝負爲樂。蛛多在壁陰及案板下。網止數經無緯。捕之勿急。急則怯。一怯即終身不能鬥。宜雌不宜雄。雄遇敵則走。足短而腹薄。辨之極易。養之之法。先取別蛛。子未出者。黏窗間紙上。雌蛛見子。認爲己子。愛護甚至。見他蛛來。以爲奪己。極力禦之。唯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。登場之時。初以足相搏。數交之後。猛氣奮厲。怒爪撐撐。不復見身。勝者以絲縛敵。至死方止。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。有勢均力敵。數交即罷者。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。捕捉之時。即云某善鬥。某不善鬥。某與某相當。後皆如其言。其色紫者爲上。灰者爲次。雖色爲下。名目亦多。曰玄虎。虎爪。玳瑁肚。黑張經。夜叉頭。喜娘。小鐵嘴。各因其形似以爲字。飼之以蠅及大蟻。凡饑飽喜

嘆皆洞悉其情狀。其事瑣屑。不能悉載。散木甚聰慧。能詩。人間技巧事。一見卽知之。然學畫亦因之廢。

時尚

古今好尚不同。薈技小器。皆得著名。鑄銅如王吉案。瓊子。琢琴如雷文張越。審器如哥審董器。漆器如張成湯茂彭君寶。經歷幾世。士大夫寶玩欣賞。與詩畫并重。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。炫赫一時者。不知煙段多少。而諸匠之名。顯得不朽。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糠稗者也。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。然皆吳人。瓦瓶如龔春時大彬。價至二三千錢。龔春尤稱難得。黃質而膩。光華若玉。銅鑲喬胡四。蘇松人有效鑄者。皆不能及。扇面稱何得之。鑄器稱趙良璧。一瓶可值千錢。敲之作石聲。一時好事家爭購之。如恐不及。其事皆始於吳中。瓊子轉相售受。以欺富人公子。動得重貲。浸淫至士大夫間。遂以成風。然其器實精良。他工不及。其得名不虛也。千百年後。安知不與王吉諸人並傳哉。

識伯修遺墨後

伯修酷愛白蘇二公。而嗜長公尤甚。每下直。輒焚香靜坐。命小奴伸紙。書二公閑適詩。或小文。或詩餘一二幅。倦則手一編而臥。皆山村會心語。近懶近放者也。余每過抱甕亭。卽笑之曰。『兄與長公。真是一種氣味。』伯修曰。『何故。』余曰。『長公能言。吾兄能嗜。然長公垂老玉局。吾兄直東華。事業方始。其不能行一也。』伯修大笑。且曰。『吾年止是東坡守高密時。已約寅年入山。彼時纔得四十三歲。去坡翁玉局。尙二十餘年。未可謂不能行也。昔樂天七十致仕。尙自以爲達。故其詩云。『達哉達哉白樂天。』此猶白頭老寡婦。以貞矜人。吾不學也。』因相與大笑。未幾而伯修下世。嗟乎。坡公坎軻嶺外。猶得老歸陽羨。樂天七十罷分司。優游履道尙十餘年。使吾兄幸而躋上壽。長林之下。兄倡弟和。豈二公所得比哉。弟自壬辰得第。宦輒已十三年。然計居官之口。僅得五年。山林花鳥。大約倍之。視兄去世之年。僅餘四載。夫兄以二老爲例。故以四十歸田爲早。若弟以兄爲例。雖卽今不出。猶恨其遲也。世間第一等便宜事。真無復聞。適者。白蘇言之。兄嗜之。弟行之。皆奇人也。甲辰閏九月九日。弟宏道書於梔子樓。

題出世大孝冊

陽明先生少時。遇一僧枯坐。先生詞之。僧驚起與語。移時僧大快。復聞之晚。先生詰曰。『有父母否。』曰。『有。』因等以不可解之情。僧泣而謝。復巾冠如初。天如禪師嘗有書寄其弟。勸其父母持佛名字。書詞甚苦。噓。此出家兒事父母之恆式也。使陽明所遇僧知此義。當不勝彼冠巾耶。夫世間冠巾多矣。豈必皆會參哉。今之禪僧者。不過曰南參北詢。使其父母不得朝夕而已。夫孔子儒宗也。日與其徒侶。朝齋暮衛。至不得煖席。則於人間。問省掃哭之儀。亦疎闊矣。彼三千七十人者。豈其皆無父母眷屬者耶。使今之世。有一夫子者出。儒者必讓之曰。『此輩不耕不宦。牽引數百千。游談不根之民。內忘其父母。而外務爲輕逸。此不孝之尤者也。』噫。道之亡也久矣。道亡而人倫隨之矣。儒者曰。『聖人。人倫之至也。』朝供而夕餐。非至也。唯道則至之。故曰。『朝聞道夕死可矣。』夫唯人子得其可以死之道。以告其父母。使其父母皆有一樂之夕。而無百年之憂。乃爲至孝。儒者之中。若何求兄弟若阮孝緒。皆至老不娶。而以孝聞於世。其道得也。某禪人母年九十二矣。四十而持節。五十而斷肉。持珠念佛。以安養爲期。豈非得其可以死之道。以告若母者耶。此即天如之軌。則羅氏所謂人倫之至者也。若夫陽明大儒之言。固儒家之繩尺也。師既已圓頂方袍矣。又安所用之。

題澄公冊

澄公參禪上流也。濯夫比之空谷足音。良然。今之高僧。以止念爲究竟者多矣。提話頭。則云此塞識情法也。念佛。則曰此攝念法也。此與無想外道何異。夫念。無時而不動也。雖昏沉冥嘿亦動也。念。無時而不靜也。雖朋黨爾思亦靜也。求月於影。則月隨風。覓影於月。則影未始不寂也。昔有牧兒過溪上。見水中金。投而求之。無有也。起而俟之。金見。凡十投而求。至昏不得。牧之父獨而詰之。牧曰。『水有金。自得之而手不可探也。兒困焉。不能釋也。』其父窺而笑曰。『是影也。而金在樹。甚也兒之稚也。』躍而上。遂得金。澄公既已知影之非。是能於動靜之外。觀月者也。月其有不得哉。

識雪照澄卷末。卷中小修有夢遇老僧。謂余爲坡公後身。故末段云云。

東坡戒公後身也。戒倚柱譚笑而化。當時以爲異。而其得法上首某者。初時以戒行藏落人疑似。遂不復執弟子禮。是其人豈知戒老者邪。然坡公客參寥。以爲諸佛知其難化。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。則戒公因地似亦有招之矣。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。如市兒弄丸。橫心所出。腕無不受者。公嘗評道子畫。謂如以燈取影。橫見側出。邇來顧往。各相乘除。余謂公文亦然。其至者如晴空鳥跡。如水面風痕。有天地來。一人而已。而其說禪說道理處。往往以作意失之。所謂吳興小兒。語語便態。他文無是也。明教愕然起曰。『世謂坡公譚禪。明徹極矣。公何忽有此論。』適遊山記在案。澄公方讀雨赤壁賦。余曰。『前賦爲禪法道理所障。如老學究着條衣。通體是板。後賦直平敘去。有無量光景。只似人家小集。偶爾釘釘。歡笑自發。比特地排當者。其樂十倍。至末一段。卽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。語言道絕。默契而已。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。活祖師也。其說禪說道理。世諦流布而已。』明教曰。『然則老僧謂公爲坡後身云何。』余曰。『有之。嘗聞教典云。『前因富奢極者。今生得貧困身。』坡公奢於慧極矣。今來報得魯鈍憨癡。固其宜也。』明教目雪照。照撫几久之。

題寒灰老衲冊

寂音云。『十劫生道場。佛法不現前。』謂佛法不可以三昧靜勝得也。六祖云。『惠能無伎倆。不斷百思想。』謂佛法不可以塞情去念得也。隨緣任運。謂之任病。有斷首者。謂之覺癢。先禪於此分疏不下。權設話柄。訛傳既久。窠臼從生。卽此話頭。墮前四病。如人飲藥。藥忌同服。久而不效。遂罪古方之不靈。豈不悲哉。盜問於盜曰。『盜可學乎。』曰。『不可學也。子試爲之。』盜踰垣而入。穴闥及牀。主人子方悟失物。忽大啼哭。主人將下。盜者大窘。欲出不得。私爲覓物納主人履。主人納履得物。遂不果下。盜者潛出。謂其人曰。『子不教我。幾爲所獲。』盜問何由得出。因告之故。盜驚喜曰。『道在是矣。若自有之。吾豈能教若哉。』夫先禪機緣。固亦若此。若有實法。盜亦竊笑矣。寒灰參尋有年。試以此求之。

紀夢爲心光書冊

壬寅秋。余夢入一菴。有盆十五。白絮如丘墳。問之曰。『王路菴也。』一碑上。載祝枝山爲此菴伽藍夢中了了。

識其文。醒不記也。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。而余又最不信夢者。然此夢實無因。又非余臆中事。是則奇矣。枝山書法。爲當代第一。文彩風流。輝映一世。至其一笑。有晉人風。騷壇之士。傳爲口實。米顛而後一人而已。余嘗論古人。如東方曼倩。阮步兵。白香山。蘇子瞻輩。皆實實知道。而畫苑書法。下至薄技。能之入妙者。若其實非近道。技與神卒不相偶。夫畫如吳如顧。書如王如旭輩。豈可以技能之士目哉。夫世人之耳目手足。同也。心神同也。皆同故其技不相遠。同者既不能相遠。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。其耳目手足心神。必有不異乎人者矣。是以謂之異人也。異人之觀。去凡民遠甚。故其生也。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。而其沒也。又分身入藏於諸神鬼之中。於是人見之曰人。神見之曰神。技見之曰技。道見之曰道。而所以爲異者。未嘗變也。辟如投毒於乳。變而爲醪。變而爲醍醐。變而爲餠。而毒未始變也。余於世之名儒大僧。僞以性命自標識者。視之與屠估傭保等。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。而一種豪爽雋快及技能入妙之士。神與道遇者。敬之若先賢古佛。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。王路蒿。心光所創立者也。夫枝山名七。豈醜醜衲子所能招致者。則心光亦異人也。適鳩村僧還持卷索書。因爲之識其事。以寄菴主。他日菴中。當爲一段佳話也。

識通禪冊後

通禪居公安。六易歲。治藏經樓。諸居士建閣矣。通又移櫬黃經之不次者。給通來。肥皙魁然也。今遂如創。且他時。長揖謂余曰。『僧少而譎。是爲豪達。得交諸貴人。晚思爲有備。因遇諸居士。得少畢和願。今乃思名山遊。將發匡山。過余鄉之三茅憩焉。以次踏洞庭馬跡。航五湖。捫天都之顛。遶海而南。放於牢。歷覽齊魯之勝蹟。杖策日觀峯。觀日出焉。截出少室太行。坐玉女洗頭盆。求所謂巨靈斧者觀之。然後觀曼殊於清涼。禮徧吉於大嶽。放舟三峽。隨柳浪。袖中出峨眉雪。與居士談百城之概。未晚也。』余曰。『壯哉。十五載爲期可矣。余豈守柳浪一區水者。他日不知邂逅何山。余既魚服。師面目。恐不聞聲。亦復不相識矣。』

雲影字解即明教居士之別號也

雲未嘗有心也。而變幻起滅。若有司之者。是亦心也。莊生曰。吾之所恃。又有所恃而然者耶。飄飄而來。片片而

誠以爲有物。倏同太空。以爲無物。屯膏走月。余嘗登高巖。見其絮絮然沾吾衣履也。少焉爲笑人。爲蒼狗。爲魚鱗鬣。似有魂魄精神者。已而晴空捲紗。青紅爛然。又不知窈何之也。其有歸耶。其無歸耶。古先生曰。『如夢幻泡影。』雲即影耶。抑非影耶。夫空潭黛碧。入而成色。雲之心能不有而巧於幻其有者也。居士但於影上覓心。則兔角焉。求於影中息影。則水月可掬矣。因易字曰雲影。應作如是觀。

爲寒灰書冊寄鄭陽陳玄朗

郭諸生張明教者。從妙門寒灰遊。繩余柳浪。謬謂余知遺者。以一大事爲訊。余告之曰。『夫二君子。皆儒而禪者也。佛氏以生死爲一大事。而先師云。『朝聞道夕死可。』是亦一大事之旨也。今儒者溺於章句。縱有傑出者。不過謂士生斯世。第能孝能忠廉信節。卽此是道。然則使一世之人。朝聞孝悌之說。而夕焉蓋棺可乎。且七十子之徒。其中豈有不忠不悌其人者。而殆庶止於子淵。一貫僅及曾氏。是何說也。途程朱氏出。始知有孝悌外源本矣。而又不不知生死事大。夫聞道而無益於死。則又不若不聞遺者之直捷也。何也。死而等爲灰塵。何若貪榮競利。作世間酒色場中大快活人乎。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。事此冷淡不近人情之事也。是有宋諸賢。又未盡暢朝聞夕死之旨也。至近代王文成羅研紅輩出。始而扶古聖精髓。入孔氏堂。揭唐虞辛。舉文武備。以號叫一時之聲價。而世之儒者。疑信相參。其疑者固無足言。所謂信者亦只信其皮貌。以自文其陋而已。故余嘗謂唐宋以來。孔氏之學脈絕。而其脈發在馬大師諸人。及於近代。宗門之嫡派絕。而其派乃在諸儒。至於今所謂螟蛉者亦絕。儒禪之統緒。不惟不見其人。兼亦不聞其語矣。今寒灰子。傷心而緇服。明教禪心而儒服。是其中必有得也。願有以益我。』寒灰又言。『耶有佳士陳玄朗者。跡遊繼內。而心託方外。是亦可語儒禪之旨者也。乞居士一言以詔之。』余曰。『無他說。』因書以付去。

贈小僧習之說

妙彌性成。寒灰弟子也。余與諸衲遊德山。成偕來。暇日乞字於余。余字之曰習之。諺語云。『習見習聞。』佛氏亦以戒之不可伏斷者。曰習氣。豈真學究家所謂學之不已。如鳥數飛者耶。夫妙彌所習者曰戒曰行。此以習

習者也。非以性習者也。性不可見。不可聞。習亦不可見。不可聞。以可見可聞者。習不可見不可聞者。是之謂壞。如以盲習明。以則習聰。萬不可得之數也。故曰壞也。以不可見不可聞。習不可見不可聞者。是之謂成。如以空合空。以水歸水。如鼓扇風中。雖大有智。不能測也。故曰成也。有人問尊宿。『如何是不動智。』適沙彌掃地次。尊宿遽呼沙彌。沙彌應諾。尊宿曰。『此非不動智乎。』又問。『如何是住地無明。』尊宿因謂沙彌。『如何是你佛性。』沙彌茫然。尊宿曰。『此非住地無明乎。』而今要會得性習。義只在茫然處會取。

明教說

居士張五教。鄧諸生也。齋心直指之學。高僧塞灰。易其名曰性宗。而求字於余。余因字之曰明教。夫宗與教。有異乎無異也。子思曰。『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。』性卽宗也。教卽體此宗者也。俗儒小學。以耳聽目視爲性者多矣。古佛破之曰。天命之謂性。天與人反。言天則耳目思慮不行。是謂未發。是謂不睹不聞。彼昭昭靈靈者。是率耳目思慮。非率性也。既不知率性。於是聞其眼。塞其耳。卷其舌。凝窒其意。以求所謂性。而性愈遠矣。楞嚴諸魔。皆從聞眼塞耳中來者也。何則。不知性之本天。而以人爲參之也。故先佛云。一迷爲心。決定惑爲色身之內。色身卽眼耳。內卽思慮也。儒宗出。睹聞外求。故致之則天地位。萬物育。禪宗絕。心意識學。故一人發真。十方皆殞。天地位。萬物育。此震旦古佛之教也。非耳提面而命也。十方殞殞。此西方聖人之教也。非黃卷赤軸也。不殞則不位。不位則不殞。殞與位似反而實相成也。夫宣父當年。春秋之天地亂極矣。宣父固致中和者也。而何以不位。若此固知非一番消殞。決不知吾夫子位育功用也。居士儒服而禪心乎。抑禪服而儒心乎。唯居士自命。第一莫作分別想也。

題鄭節婦傳後

往余爲節婦詩。有云。『淚濕瑣窗花。紅紫也成血。』又云。『裏娘看零丁。認作山頭石。』蓋謂殞未亡者。形影相弔。必至哀號呼天。而鄭母獨以不淚。殆將安之。異乎吾所聞也。昔孔北海小兒女聞父被收。了無異色。北海問故。乃云。『大人見覆巢之下。有完卵乎。』蓋已知其不可奈何。故安之。鄭母之不淚。其智有過人者。不獨以

操也。鄭母爲方子公姊。年二十。喪所天。今將六十。子公手書其大節數條示余。余異之。因爲識其後。

題初簿罷官冊

官與人非二也。有不得不二者時也。夫居今之時。處簿書會稽之間。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之。必敗。故夫體而吏者有三不可。以君子待其身。而不信世間之有小人。一不可也。任書生骯髒脫略之習。而少脂韋斌媚之致。二不可也。我信其心。人疑其跡。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跡。三不可也。然則人生涉世亦難矣哉。夫初君固楚之篤行儒者也。始以文章起家。聲名籍甚。當第矣。不第。教授里中。其高足之徒。相繼公車。取青紫矣。而竟不第。久之。以明經貢太學。又久之。謁選得吳門簿。夫初君宜第而不第。貢何也。貢於初君不宜。貢工之謁選者。或佐郡。或受縣。庶幾可以少行其志矣。而最下乃受簿。簿又於貢不宜。他邑之簿。事簡民易。優遊治辦。或得遷去。若夫吳門者。百尤紛應。民情險惡。變幻機詐之極者也。爲令者尙不能無盡方畫圓之苦。而況下於令者乎。則吳門又於簿不宜。操比數不宜。而君又以實心行實政。欲獲乎上。離遊越射。吾知其不能也。夫士元不任百里。尹緯不任令史。非不任也。不屑也。初君者。果若龐與尹耶。卽不然。而以彼古心實行。恂恂振振。望而知其爲儒者也。使之邪步膠序。刑苑六館。豈不亦師儒之選哉。而乃東以下吏之事。以至於召誦積疑。佗儻而去。則操可惜也。余又聞初君家居時。慷慨然諾。周人之急。至其服官。所除既於民者良多。特君不自言耳。而竟不食其報。謂天何。雖然。初君幸而人與官二耳。二之則官去而入猶在。然則上之人亦罷吳縣主簿耳。非罷君也。君今失吳縣主簿耳。君尙在也。守已之行。聽天之命。適來適去。何詐何辱。君亦可以自慰矣夫。

識篆書金剛經後

從曲江過章曲。宿牛頭寺。汪右轄以虛出是卷。卷首有伯時繪。子昂篆。皆極精工。而金剛經則宋仲珩篆書也。仲珩草書。爲當代第一。而篆不多見。今見此卷。勁如曲鐵。豐道生不及也。景濂一跋。敘述詳委。此公遷於禪。而敦典尤博。紫陽圭峯分身入流者也。卷尾有姚少師書。極遒。少師書數變。而晚更秀。余昔見其自題畫像。及跋樂天竹窗詩。雋氣見於筆端。復可皆高禪。兩書俱出他手。可不善書。而復有臨池之譽。不知何以借提刀人也。

若余不能書者。然每見佳卷輒書。此亦可發一笑。用中至興教寺。小史設長案。山僧出粗石硯雞毛筆。齎參膏以虛曰。『仲所必屏處書。子豈亦有此癖邪。』余曰。『彼工書。畏敗名耳。余亦何畏也。』縱笑而識之。同觀者爲朱武選。非二段督學徵之也。

題汪以虛羅漢卷後

謂大士藏洞穴若干年。而征羅旁者得之。既入汪以虛篋。以爲得所托矣。而鼠齧其尾。幾傷趾。是此諸庸真一厄於盜。再厄於鼠。三厄於以虛也。夫阿羅漢一名殺賊。而不能自守其械。護刃之謂何。今與大士約。欲護金襴衣。當先殺盜。次殺鼠。最後殺不能固局以卻鼠者。是卽大慈無量方便也。

題泗州寺疏文後

余凡兩過泗州寺。皆以拜客往。一門如竇。內僅正殿一。而空其旁。諸天佛子疊疊塵土間。所謂寶地金地者。僅僅斷垣敗磧。寒榛衰草相枕藉而已矣。夫吳豔治甲天下。層樓複閣。充塞井闔。家有衣繡之石。苑香剪綵之花。而一袈裟地。乃荒涼若此。豈吳人果不貪佛耶。抑僧行薄劣。致法堂前草生一丈也。寺僧明極。雖無佛解。亦守禪律。數爲余言。此中有檀越。遍擇城中精藍。欲爲神足長老。建佛廬一區。今寺幸有餘地。願恐僧力薄如居士言耳。安得令君一語激而致之哉。余笑曰。『此化主事也。夫布金鑲塔亦人也。爾善化之。』

讀經羅漢贊爲黃竹石題

數墨尋行。云不了義。難指月觀。超牛欄字。風起雲流。烟高石翠。是段字經。諸佛所契。

題寶方卷

往余辭白下。謂人曰。『此回得半個聖人。』人問爲誰。不答。歷指諸名僧以問。余皆不答。久之。被逼抑不得。余乃應曰。『天界寺廊下教學先生老僧名竹鷗者也。』聞者大笑。及余遊燕。偏索諸大叢林。乞一高僧爲老侶。久而不得。後有稱寶方賢者。予一見於崇國。便謂度門法師曰。『此師與竹鷗。湊成一個聖人矣。』度門極笑。以余爲知人。兩人者皆隨解顛行。與偏吉菩薩爲眷屬者也。欲驗予言誠者。當往天界寺天王殿一看。卽得。

書念公碑文後

余辛丑夏舟中。爲念公述此。小修代書於冊。彼時龍湖老人。猶在通州。談大乘者。海內相望。自余山居七載。再游南北。一時學道之士。俱落蹊徑。至白下。晤焦先生。使人復見漢官威儀。有來者詢。余曰。『焦先生。供饗也。試往叩之。』及余歸柳浪。而念公適至。老成典型。居然在目。蓋余之耳不聞至論。余之舌蹇而不得吐久矣。撫今思昔。淚與之俱。夫使海內人士。無志大乘則已。若也生死情切。則幸及此二老尚在。精求鐵樹。余非阿私所好者。蓋余參學二十年。而始信此二老。及自讀不至誤人。若但欲持戒學語。則無事此老鍾鑿矣。

題湛寂菴藏經碑後

精舍中不可無藏。猶校序中不可無經也。顧請藏非難。守之永永爲難。所以難者有故。一曰蟲風蠹魚蠹之類是也。屬翰不嚴。則有粉齏蠶績之患。二曰風雨。溜則爲痕。潤則爲腐。日久則黏澀不可開。三曰黑暗。黑暗者室卑而隘。地狹而近烟廚也。四曰劣僧。力劣者奪。心劣者盜。才劣者串。皆劣也。五曰頭巾。始則借觀。終則掩取。翻軸破標。無所不有。宦勢以令取。郡邑以符取。取者不賄。送者不時。能辱加焉。此事數之必然者也。念公慨然曰。『蟲吾能禦之以扇。風雨吾能庇之以廬。暗吾能燭之以燭。劣僧吾能隄之以尸羅。夫頭巾制僧之命者也。僧拱揖聽令之不暇。又何術以禦之。』余嘆曰。『念公涉見尊經閣上書冊。及士大夫家藏圖書有鐫三世者乎。願巾之自爲計若此。其爲因果可知。念公亦藥之而已矣。』

跋蘇白合璧卷

東坡在揚州。與元章對置兩案。各書澄心堂紙至晚。乃相易去。此竹此詠。豈對案時物耶。彭城墨派。在南楚已稱希有。顯詩蕭颯。有此君意。不獨書也。君超珍之。

題陳山人山水卷

陳山人。嗜山水者也。或曰。『山人非能嗜者也。古之嗜山水者。烟嵐與居。鹿豕與游。衣女蘿而啖芝朮。今山人之路。什九市廛。其於名勝。寓目而已。非真能嗜者也。』余曰。『不然。琴者不鼓。每飲者不醉。善知山水者不。』

嚴機而谷飲。孔子曰：「知者樂水。」必溪澗而後知。是鼻鬚皆哲士也。又曰：「仁者樂山。」必巖壑而後仁。是猿猴皆至德也。唯於胸中之滯滯。與其至氣之突兀。足與山水敵。故相遇則深相得。屢終身不遇。而精神未嘗不往來也。是之謂真嗜也。若山人是已。昔有書生攜一僕入太行山。僕因道上碑字。誦讀曰：『太形山。』書生笑曰：『抗也。非形也。』僕固爭久之。因曰：『前途遇識者。請質之。』負者罰一貫錢。行數里。見一學究授童子書。書生因推問。且告以故。學究曰：『太形是。』僕大叫笑。乞所負錢。書生不得已與之。然終不釋。既別去數十步。復返謂學究曰：『向爲公解事者。何錯謬如是。』學究曰：『寧可負使公失一貫錢。教他俗子終身不識太行山。』此語極有會。想山人讀至此。當捧腹一笑也。

題石刻金剛經後

昔六祖聞『金剛經』一語之下。頓悟無生。德山講經數年。不信宗門。有此大事。後因吹燈悟入。遂焚卻經鈔。夫一經也。而一以悟。一以誦者。何也。若謂道傳文字。則六祖以聞經而悟道。若謂道即文字。則彼講經數年。反不若一吹燈簡易者。何耶。佛言書誦受持。此經功德倍恆河沙布施。若爾則書誦受持。此一吹者。其功德又不若一吹燈簡易者。何耶。賢公以佛神力勒石成經。可謂深信般若功德者。抑信此一吹功德。與諸大乘經典。無二無別否耶。

書念公冊後

道未嘗不明也。而言晦之。言未能晦道也。所以言者晦也。吃者謂笑爲孝。及至言孝復曰笑。以爲不能。而互用即得。以爲能。而唇乾齒齧。終其身不能得所欲言者。何也。舌與言不相忘。故意欲言而舌與之角也。莊子曰：『以瓦注者巧。以金注者拙。』夫人意有所愛。則臂指不聽其使。而況於舌乎。念公講理能使舌如其心。可謂有得者。不知中郎何日。得使手如其口也。

題如賢淨社冊

淨社不易結。淨侶不易識。藕結而入。則狗啗其血。賢公立社後。凡十方之疥癩膿垢腥腥輩。皆當作菩薩。